



龜山島上居民之祖墳 陳順惠提供

孤懸於真實的海面一方。

海天龜山知蘭境

踏著防波堤繞過燈塔走回碼頭，隨即登船回航，短短的一個上午便完成對龜山島的親近，心中悵然若失，距離的龜山島似乎較真實的龜山島更令我迷戀，距離中的龜山島每每成為騷人墨客的吟詠的題材，「曉峰高出半天橫，環抱滄波似鏡明。一葉孤帆山下過，遙看紅日碧波生。」(烏竹芳，龜山朝日)。龜山島與宜蘭之間因距離而衍生許多美學想像與文化體驗，也因為距離，龜山島成為永遠最先迎接蘭陽遊子與最後送別的親人。

此行似乎隱然呈現龜山島一重要概念—海天龜山與蘭境識明(identity)，或許於即將實現的蘭陽博物館主體建築中，可巧妙塑造身在蘭境的表徵或隱喻；或於參觀過程中借景遠方真實的龜山島，時而躍現守護著蘭境。

龜山島的精神應深刻精準但簡約的呈現於整館中，遠觀的感動要能塑造，有時不覺其相隨，但抬頭仔細尋找，她永遠守護著蘭博，永遠可以指認她的存在。有時，在空間裡；有時